

“只要我还走得动，每天定会登顶惠山” 登山老人今年九十二

口述：周振中 整理：见习记者 朱冰冰/文、摄

惠山山顶，几乎每天早晨都会出现一位清瘦矍铄的老人。他叫周振中，今年92岁。三十多年间，他风雨无阻攀登惠山，常登惠山的爬友都与他相识。这位看似普通的老人却有着不寻常的人生经历。从抗美援朝的战场，到西北戈壁的卫星发射基地，他亲历了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多个重大历史事件。

土生土长的无锡人，投身祖国国防建设

我叫周振中，是1933年生人，今年92岁，是土生土长的无锡人。我出生的地方在如今的鼋头渚景区樱花谷，过去被叫作“犊山村”。我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正逢抗日战争时期，我曾目睹日军侵华时期对无锡人民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暴行。

后来，在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作为乡青年代表，我于1950年光荣参军。1952年，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我随部队从上海北上。同年9月3日，我们部队跨过鸭绿江抵达朝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随部队驻守辽东半岛，之后又先后在黑龙江哈尔滨、辽宁大连等地执行任务。1956年，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我23岁。1959年，我离开祖国东北部，来到祖国西北部，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建设“东风试验靶场”，也就是如今的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时候的日子异常艰苦，在海拔1000多米的戈壁里，除了一望无际的沙漠，几乎什么都没有。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我再次投身大三线建设，足迹几乎遍布祖国大江南北，直到1976年以副团级干部身份退役，回到无锡，直至60岁退休。

记者感言

周老不仅是一位登山老人，更像是一本“真人图书”，文献里记载的一个个历史事件片段，都在他讲述的人生故事里，奇迹般地串联成线。他用半生奔波的“苦”酿造了生活里的“甜”，用爬山练就了健康的身体，对抗着岁月的流逝。周老让我看到，人生中的每一天，都可以攀登“头茅峰”。

爬山早已成为我生命里的一部分

我这一生经历了很多事，种过地、做过工人、当过兵，活到一定年纪，就会明白：少吃一口，多走一步，健康才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

1993年，我60岁，正式退休，从此天天爬惠山。三十多年来，几乎一天没断过，可以说是风雨无阻。以前老伴陪我一起爬，但这几年她体力跟不上了，就改在山脚下的凉亭里等我。今年她已经88岁了，我们依旧每天早上一起乘公交车到惠山，我爬山，她休息，下山后再一起乘公交车回家。

爬山这么多年，我认识了很多爬友，对惠山的每一条路都了如指掌。有时，我不走已经修好的登山台阶，专门走些崎岖的小路，锻炼平衡能力，也让脑子更清醒。夏天，我会早点出发，挑树荫比较多的路上山下山，大概在上午九点钟登顶；冬天天气冷，就会晚些出门。以前，我能从惠山脚下爬到头茅峰，沿着

山脊一直走到二茅峰、三茅峰，现在年纪大了，一般就只爬到头茅峰，在平台上歇歇脚、聊聊天，再慢慢下山。

我一直觉得，人是自然的产物，身体就该出汗、多透气，不能总闷在屋里。现在有不少老年人虽然寿命不长，但是靠医疗手段和药物维持十年、二十年时光，躺在家里靠人照顾，忌口也很多——这不是我想要的日子。我常和老伴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营养要够，心态要好，心宽体胖，身体才会健康。正因如此，虽然我今年已经虚岁93岁了，但身上不痛不痒，能吃能喝，除了听力有些下降外，健康基本没什么大问题。

爬惠山已经成为我生命里的一种习惯。雨天上山，赏“萧萧沙中雨”，冬天爬山，看“雨雪纷纷”。我不知道余生还有几年，也不知道还能再爬几次惠山。一旦停下，或许

就再也上不去了。

只要我还走得动，每天定会登顶惠山。



你讲故事 我来记录 | 世象微纪录

“世象微纪录”致力于真实记录时代浪潮下的世象百态、人生百味，欢迎提供您自己的、熟人的精彩人生故事线索，一经采用，给予报料奖励。

电话：0510-88300000

也可关注江南晚报微信公众账号，通过“新闻+”菜单下的“新闻报料”提供线索。

微信号：jn88300000

无锡市经济学会 完成换届

本报讯 8月31日，无锡市经济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暨人工智能应用研讨会在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成功召开。来自市内外经济学界的领导、专家学者、理事成员、会员代表，共计100余人参会。无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曹佳中，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开艳，无锡市政协党组成员高圣华，无锡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李明新出席并分别致辞。

无锡市经济学会是无锡成立最早、影响广泛的市AAAA级重要学术团体。学会近年来积极推动与江南大学共建“孙冶方经济科学研究院”，并成功举办纪念孙冶方诞辰115周年学术活动，还组织出版了《新时代孙冶方经济理论研究》等学术著作，为繁荣和发展我市社科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无锡市经济学会会长黄胜平代表第七届市理事会作工作报告，学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无锡市经济学会理事会领导班子。新当选的第八届无锡市经济学会会长瞿立新在会上作了发言。

在研讨环节，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原主任、南京大学教授、博导钱志新以“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为题作学术报告，强调AI的创新应用要实现人机协同工作，核心是提高人的AI素养与技能。沈开艳所长在发言中建议，无锡市在谋划“十五五”规划、推进新一轮城市建设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应用上，要注重人工智能的创新性应用。

(张迪 严九媛)

科技赋能锡山生态养殖 鲟鱼住进“三恒豪宅”长得欢

本报讯 近日，位于锡山区厚桥街道的渔满塘养殖基地，6个直径4米多的白色陆基养殖巨桶，正上演着水产养殖界的一个“奇迹”：2个月前投下的6000尾鲟鱼，不仅没一尾死亡，还集体“长个儿”7厘米，远超传统鱼塘。鲟鱼养殖对环境要求极为苛刻，为何这群鲟鱼能长得如此健康？这一切都得益于它们的“三恒”高科技住宅：桶内每小时完成一次的水循环让水体保持“无菌状态”，真正做到了零污染、零排污，关键还有恒温恒氧、智能杀菌等技术24小时守护。

在养殖系统的控制屏上，跳动的曲线记录着鲟鱼的生存环境：溶氧量6.8mg/L、pH值7.5、水温20℃……“这些数字就是鲟鱼的‘生命体征’。”养殖基地负责人徐俊磊解释，与传统养殖不同，这套养殖系统通过恒温、恒氧和水质净化等

措施，从根源上消除了隐患。循环水经过杀菌处理后反复利用，每天仅需补充1‰的新水，真正做到了零排污。收集的鱼类粪便和残余饲料经专门设备处理后，还能成为周边农田的有机肥，形成“养殖一种植”的生态闭环。

人为驯化让这些“娇贵”的鱼儿更添灵性。轻敲桶壁，原本分散的鱼群立刻向声音来源处聚集，这是日复一日训练的成果。“就像训练宠物犬听到铃铛声进食一样，我们让鲟鱼对人的活动产生条件反射。”徐俊磊边说边撒下饲料，银色鱼群瞬间沸腾，饲料入水一秒内便被争食一空。“传统养殖中鲟鱼对环境变化极为敏感，震动、声、光都可能引发应激死亡。适宜的环境加上驯化不仅能降低鲟鱼的自然应激性，更让喂食效率大幅提升，现在只需安排一个工人每天撒两到三次料，每次

不超过半个小时就能完成投喂工作。”

科技赋能则让养殖效益显著提高。传统鱼塘每亩最多养殖1000尾鲟鱼，而这里一个养殖桶就能容纳1000尾（最多可养殖2000条），一个桶的产量等同于一亩鱼塘的产量。徐俊磊给记者算了笔账：自动化系统将用工成本压缩至传统模式的1/10，还可以在有限的设施农用地上使产量扩大10倍。

“鲟鱼对水质要求苛刻，能在这里健康成长，本身就是生态养殖的最好证明。”锡山区农业农村局相关技术人员表示，这种陆基循环水模式破解了传统水产养殖“占地多、污染大、产量低”的难题，为长三角地区高密度、生态化养殖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目前，基地正计划扩大养殖规模，让更多优质水产品端上百姓餐桌。

(潘凡)